



汉代是辉煌的时代，灿烂的汉画以它恢弘的气度、豪迈的风格，成为中国文化精彩的组成部分。图为汉代《车马出行图》。

《马踏飞燕》代表了东汉时期青铜器制作技艺的最高成就。

古籍新读



东汉《六博陶俑》。

『狂士』范曄和《后汉书》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



《后汉书》。

范曄字蔚宗，顺阳人（今河南淅川或内乡），出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（398年），死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（445年），终年48岁，但其短暂的一生却甚是精彩。

范曄出身名门，其祖父范宁曾任豫章太守，是位经学大家；父亲范泰深得刘宋王朝建立者宋武帝刘裕的信任，身居高位。

范曄是范泰第四子，据《宋书》记载，范曄是他母亲如厕时所生，额头为厕砖所伤，所以就干脆起了个小名叫“砖”，如此奇特的出生方式或许也预示了范曄“不拘小节，放达任性”的一生。

史载范曄“少好学，博涉经史，善为文章，能隶书，晓音律”，成年后范曄随父亲投靠刘裕，成为刘裕之子刘义康的部下，还曾随名将檀道济北伐。

宋文帝时，司徒王弘辅政，范泰劝王弘引宋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入朝共参朝政，以避权势太盛的嫌疑，却不想此举给自己的儿子范曄乃至整个范氏家族埋下败亡的祸根。

刘义康顺利入朝担任司徒后，作为其亲信的范曄任尚书吏部郎，政治前途一片大好，但范曄却干了一件蠢事。

范曄：性格狂放不羁的史学大家

元嘉九年，刘义康的母亲彭城太妃去世，将要下葬前一晚，范曄等亲信下属聚集府内吊唁帮忙，范曄的弟弟范渊时任司徒祭酒，正好当值，范曄酒瘾发作，就在值班室里聚众狂饮，不仅如此，喝到高兴处，还“开北牖听挽歌为乐”，即打开北窗拿顶头上司母亲葬礼的哀乐当助兴音乐取乐，从而激怒了刘义康，被贬任宣城太守。

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范曄从此通过著史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，“乃删众家《后汉书》为一家之作”。

在郡数年，范曄仍不改其狂生本色，蔑视封建礼法，率性而为。他不羁的性格即使面对最高皇权时也不肯收敛，史载范曄“长不满七尺，肥黑，秃眉须。善弹琵琶，能为新声。”范曄音乐天分极高，宋文帝很想欣赏，几次暗示，他都装糊涂，终不肯给皇帝弹上一曲。最后逼得宋文帝在一次宴会喝到高兴时直接和范曄说：“我想唱首歌，爱卿给我伴奏一曲吧！”范曄才不得已展示了才艺，但皇帝刚唱完，范曄就立即停弦，不肯再多弹一曲。

范曄宦海沉浮之际，刘宋中央朝廷也发生了变故，彭城王刘义康不顾君臣礼仪，广聚党羽，引发宋文帝猜

忌，其党羽受到清洗，自己也被外放出任江州刺史。

此时，受过刘义康恩惠的孔熙先，因长期担任员外散骑侍郎也郁郁不得志，经由范曄外甥谢综介绍，刻意结交当时手握禁军的范曄，于是常在一起赌博，孔熙先故意放水输钱给范曄，将后者拉上了拥立故主刘义康的贼船。

元嘉二十二年，谋反之事被人揭发，范曄被捕下狱，不久押赴刑场处决，时年48岁。其子范嵩、范遥、范叔委等皆受株连，唯有孙子范鲁连因为是公主外孙的缘故幸免于难，仍被发配充军。

当年撰写《史记》的司马迁因李陵案牵连被处腐刑，班固写《汉书》时，评论说司马迁“博物洽闻，而不能以智自全”，但班固自己却受冤案牵连，身死狱中；范曄写《后汉书》时，又说班固“感伤司马迁博闻强记知识丰富，但却不能免予受刑；但他自己也身受杀戮，智慧虽与司马迁相同却依然不能自保。”不想一语成谶，范曄自己身死族灭，结局更加凄惨。

前四史的作者，反倒是身处三国乱世的陈寿历经蜀、魏、晋三朝，终能保全性命而善终，大概是因为有身处乱世中的一份清醒吧！

《后汉书》：比肩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巨著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群雄逐鹿，战乱不已，也引起了史学的兴盛，包括范曄在内，著述东汉一朝历史的就多达十二家，而这些史书都是在《东观汉记》基础上写成的。

《东观汉记》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官方纪传体断代史巨著，由东汉班固、刘珍、蔡邕、杨彪等几代人不断编撰，历经自东汉明帝至献帝几乎一朝时间还未最终完成。

范曄的《后汉书》不仅取材《东观汉记》，更博采众家之长，故有“集美”之誉，也正是因为《后汉书》的优秀，其它东汉史书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。

但《后汉书》也有不足之处，最突出的就是缺少典章制度的志。范曄的写史计划里，本有志成章的安排，并已与谢俨共同完成《礼乐志》《舆服志》《五行志》《天文志》《州郡志》等五志，但突遭横祸，谢俨怕受牵连，毁掉了手中的志稿。

《后汉书》流行于世后，南朝梁人刘昭最早为《后汉书》作注，由于范曄的《后汉书》无志，刘昭就把司马彪的《续汉志》分为三十卷，补进了《后汉书》，并为之作注。可惜的是，司马彪的《续汉志》也缺少《食货

志》和《艺文志》，这导致东汉一朝的经济方面史料缺乏，典籍名字也未能具陈史册。

到唐朝，章怀太子李贤又召集张大安、刘纳言等人，主持对《后汉书》作注，李注遂取代刘注流行于世，但因《续汉志》非范曄所著，李贤弃而不注。所以现今流行的《后汉书》版本作者四人，纪传部分范曄著，李贤注；志部分司马彪著，刘昭注。

范曄《后汉书》的另一大遗憾则是缺少自序。范曄祸起突然，已无暇著此文章，只得来得及写一篇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。

在这篇不到千字的信中，范曄回顾了自己的一生，坦陈自己因为疏狂放肆而终遭杀身之祸，又有大段论及所著的《后汉书》，称其“内容的广博宏富不一定比得上班固的《汉书》；但史料的处理和编纂体例的创新，不一定比之有愧。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《六夷》诸篇序论，更是笔势纵横自如，实在是‘天下之奇作’。”虽命在旦夕，仍不改其“杀身而无悔”的“狂士”本色，后人一般把这封信附于《后汉书》，聊作序言。☐